



武備志

廿壹之廿貳

ケ 5
61
9





武備志卷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明治
月 日 年



眞實非
遊詞所
以能動

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往
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
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
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
乃囚趙主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
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
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御而

歸

後有人
不及

秦遣兵拒燒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
旗幟爲疑兵而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暗以利秦
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
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漢主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
衆寡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絀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
圖也王曰善高祖為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
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
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
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
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五年韓信為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
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
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其自量
而後加
譬焉
武心誦
故或嘉
竟稱其
必勝以
决其狐
疑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知也信再拜
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知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項王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
愛言語謳謳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剗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
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
其將相又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

親附特劫於威疆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土關中民咸

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請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躡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虜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且號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聞其鋒不可當今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
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
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
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王手所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
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
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葺山
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

而易之冷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
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
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
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
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
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道走漢兵夾擊
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異貨因問曰兵法
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
地則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
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
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
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
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
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
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
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

當時諸
侯初立
人無固
志故此
着更妙
人不可
不知時

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披甲休兵北
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
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
從風而靡

若問出
入雖八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
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
意思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
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萬金無益也

此策亦甚淺羽大蠢耳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

師生直欲張之沈正不欲天下安謐耳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左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與大王籌之曰湯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
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
王入商表商容之間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
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
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此語
至要

下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
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
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
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
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印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
 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
 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
 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主出武
 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今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息而韓信等亦得安韓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
 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
 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

也

越漢王復軍成臯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
 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
 耳韓信未起即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
 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
 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
 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
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
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城臯戒
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
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

心渡兵汜水

一言賢
于十萬
師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
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
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
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
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
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
禍耳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
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

此亦奇
士惜失
其名

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
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
且不聽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
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
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
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
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
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
此日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
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
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
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
何以假為遣張良立韓信為齊王召其兵使擊楚
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
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脅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
皇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
又進兵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
為楚九月歸太公吕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
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
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

漢王豈
真欲歸
哉欲待
人一勸
見已不
負約耳

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一人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
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
望王而君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
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
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太軍乘之
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
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
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誇見所長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代其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闕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

戰略考 西漢一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鯨布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

今人每說分屯當思此言

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二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二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俱高帝

武備志卷二十一

武備志卷二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 二終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疆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元吳得此意

其得繁縵以馳草棘中皆裂故以示不如旃裘之
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
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
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
置匈奴大單于俱文帝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
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
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
楚遣鄼寄擊趙樂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
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
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沮行必置間人於殺澠阨
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
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
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
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
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

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陔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

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卽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兩說而不用天也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景帝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

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

里今走匈奴追付上去必以我為

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日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

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

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去武帝

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

漢武攘夷真天子中英雄也而縣見豈胡人無用略也亦已者未詳也

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

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

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

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

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

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于

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

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

其西略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
 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
 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
 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士死其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
 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
 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昭帝

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
 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
 漢國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聚兵攻車師城不能
 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耿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
 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
 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
 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

以聞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造，比聞匈

古今夷狄如此

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管陣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可法

社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太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豈日食
至此誠
不可解

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二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开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二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

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
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
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
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
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
肥心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寔多誅之用力

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年而已
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
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
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
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
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
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千萬餘頭車數
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入來言願
 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
 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
 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武賢等以十一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
 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
 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領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

嘉言昭
 照今人
 不思
 謀國者
 不可不

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
 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
 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
 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
 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
 策羌人故敢為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旣然矣
 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思此言

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
 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
 糧穀，芟藁調交甚廣，難久不解，絲役不息，恐生他
 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羗易以計破
 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
 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
 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
 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
 益積畜省大費今太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
 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
 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
 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
 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叛志而明主
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
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
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千輩此坐支
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
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
貪破其衆以成羗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爲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二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灌
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
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
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并使生他
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絲

武備志卷二十二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
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
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
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
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地遠客走散饑凍叛遠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
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本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
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
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在他種中遠涉河山而
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
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
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
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卽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
太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渾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
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
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申於山野雖亡尺
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
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
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
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肝腸照
燭千古

真一个
臣

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
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
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
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俱宣帝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
不登朝廷方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
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
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
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二載故師不

西傳志卷二十一
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
六萬人然羗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
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
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
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
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
見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
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
百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二處先遣
兩校尉與羗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
少之計願益二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
月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
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始鄧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
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
求谷吉等死鄧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沈
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

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
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
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
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毆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
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于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
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
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
集會豈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

快心人
真心人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卽白引行未至
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
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
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
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
單于遠來而單于無名主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
單于忽太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
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吏士

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兵四面
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
谷吉等所齎帛書俱元帝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
郭燉煌兵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
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
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
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
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
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
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燉煌歷
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
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
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俱成帝

